

父母的“桂花”

□ 重庆 何龙飞

转过身,对父亲翘起了大拇指。而父亲微微一笑后,继续着他的“解说事业”:古代诗人、词人们写下那么多歌颂“桂花香”的诗词,民间流传《吴刚捧出桂花酒》等那么多的故事,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种桂树、闻花香,完全可见人们对“桂花香”的热爱之情。试问:天底下的人,面对香气四溢、富有灵性的桂花香,有谁不爱呢!

母亲以为父亲的话在理,就不住地点头,再化为实际行动,看、闻、抚,只任桂花香将身体包裹起来,只任桂花香浸润心灵,甚而至于渴盼着桂花香融入血液,一直让自己“香”下去。事实上,桂花香一点点地消散,母亲只好重闻、重抚,才让身上的桂花香得以弥补、传承,那段时间,就过上了香气十足的“香生活”。

“还是让桂花香发挥作用、有个念想为妙!”时间不等人,桂花快凋谢了,父母便有了如此共识。那就行动吧!父亲摘下米黄的桂花,丢进了老白干罐子里,让时间酿出了“桂花酒”。揭开罐盖的刹那,酒香和着桂花香顿时上升、四处扩散,把父亲陶醉得眉飞色舞,好不快活。实在抑制不住激动,索性倒二两“桂花酒”出来,来个“话下酒”,倒也乐在其中,对桂花香的爱恋就不言而喻了。母亲也没闲着,找邻居讨教一番后,回屋做出了“桂花饼”“桂花饭”,香喷喷的,格外好吃。

也许是言传身教、耳濡目染的原因吧,我和弟弟像父亲一样,试着观赏桂花、细闻桂花香。不看闻不知道,一看一闻感到真奇妙。我们与桂花香一闻钟情,乃至不愿离开桂花香,废寝忘食就成为常态。还是父母叫我们回屋,我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去,但脑子里满是桂花香的记忆,以便温暖身心,装扮梦境。

我们还像父亲一样,品尝飘香的“桂花酒”,不时咂咂嘴,那个馋样可想而知;特别喜欢吃母亲做的“桂花饭”“桂花饼”,只因为“桂花香”融入了美味里,更为诱人。基于这些,怎一个爱字了得。于是,“桂花香”陪伴我们度过了欢快的童年时光,激励我们努力奋斗,力争早日走出大山。在外求学的日子,虽是辛苦,但目睹校园及周边的桂花树,闻到“桂花香”后,精神便会为之一振,前进的动力就会倍增。同时,对老家桂花香的思念也与日俱增,唯有回归老家细闻、尽情地享用后,才会解除相思之苦,并激发出力量,无怨无悔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秋天来了,桂花飘香,我们先后走出大山,没有辜负父母的厚望与桂花香的激励。

秋的使者

□ 合肥 吴梅

季节总在不经意间完成了交替。“啊!好香呀!”清晨,儿子推开窗户欣喜地叫起来。我知道,经历前几天秋雨的洗礼,小区里的桂花已经悄然绽放了。

我循着弥漫在室内的缕缕桂香来到窗前:只见窗外的桂花树枝繁叶茂,经过秋雨的洗礼,显得格外清新脱俗。浓密的枝叶间,一簇簇、一串串的小米粒似的桂花开满枝头,尽情绽放着生命的芬芳。

年年花开花相似,花开年年人不同。每当桂花飘香时节,那些跟桂花有关的往事总会一一浮现在我眼前。

那是十多年前,我还在某个城市的一所大学就读。桂花应该算是我们那所大学的校花,只见校园里的主干道上、草坪上、小径旁、湖周边……随处都可以看到桂花树那亭亭如盖的身影,随时都可以嗅到那沁人心脾的桂花芳香,桂花那甜甜的香味在空气中四处弥漫,清香四溢,弥漫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。记得那时,没课时,我喜欢带上书本,静坐桂花树下,惬意地享受着桂花那怡人的芬芳。偶尔一阵秋风袭来,桂花如细雨般飘洒下来,落在我的发间、眉梢以及翻开的书页间,让我如梦如幻,陶醉其中久久不舍离去……记忆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,多年过去了,那种场景依然驻留在我的心底。

“莫羨三春桃与李,桂花成实向秋荣”,桂花不仅芳香了人们的生活,它还能做成桂花茶及其他各种美食。我至今仍怀念老家的一道美食——桂花栗子羹。老家人很喜欢桂花,家家户户院子里都会种上几株桂树。记得奶奶家门前就曾种了三株:一株是银桂,一株金桂,还有一株是丹桂。花开时,银桂粉白如霜雪,金桂淡黄似米兰,丹桂橙红若火星,一枝枝,一串串,真养眼。每逢桂花开时,栗子也恰好上市,家乡人都喜欢买来些栗子,用那种网状的袋子装起来悬挂在自家院子里的桂树上进行风干,这样栗子既不容易坏,而且时间一长,栗子就浸染上了桂花的香味。用这栗子煮的羹吃起来格外清香宜人,直到今天,我一旦回忆起老家的栗子羹,仍觉得齿颊留香。除了桂花栗子羹,老家的桂花鸭、桂花年糕、桂花馒头等等都让我特别想念。

有人说,桂花是报秋的使者,是秋精灵,它用自己积蓄已久的热情和生命绽放出那醉人的馨香,它用生命演绎着含蓄内敛的乐章,彰显了秋的成熟与睿智。

我想做人是不是也应该向桂花一样:含而不露,秀而不娇;清可涤尘,浓能致远。做到这些,岂不是能抵达人生的另一种更高境界?

最忆香浓

□ 江苏常熟 马雪芳

“啊,木樨花真香,真浓。让我闻个饱吧!”我一边大口大口地吸着木樨花的香味,一边在心底里默念。

每年的中秋节前后,故乡的木樨花开了、怒放了。在我们老家一带,大家都管桂花叫做木樨花的。那个时段里,一到双休日,我一定会丢下手中的许多活儿——哪怕那些活儿很紧迫——开车回故乡,去看看90多岁的老母亲,更是为了去村上贪婪地闻木樨花的香味呢!同时,带回些米粒似的花儿,然后小心翼翼地装在一个广口瓶子里,放入绵白糖,一瓶自制木樨花卤就大功告成了。每回故乡一次,总会收获一瓶两瓶木樨花卤,自家吃不尽,就送一些给学校里的同事。

我小的时候,村子里只有十几户人家,都是些简陋的低矮瓦房,墙壁上连石灰墙皮也抹不起。村西两家还要“苦”,一家是土坯房,一家是茅草房。惟一一户叫根生的人家富裕点——根生和他父亲是木匠。根生家的格局像北京的四合院的样子,当然档次不能真的与北京的四合院相比的。三间大房,左右两边是厦房,前边大墙门,墙门上对称地接着两个碗口大的铜环。里边一个天井,天井里种着两棵树,一棵是瓜子黄杨,一棵是木樨花树——我们村上惟一的一棵木樨花树。两棵树的树杆都有两拃来粗。在我的印象里,不知怎么,根生家的两扇大墙门一直是关着的。不是家里没人,根生母亲在里边呢!根生母亲是一个中等个儿的家庭妇女,村人都叫她“阿水姐姐”的。木樨花开了,根生家大墙门缝里钻出来阵阵香味,路过的村人总要驻足闻香。我小孩子无忌,就大步流星地走向根生家的大墙门,举起小拳头“咚咚咚”地砸。一扇大墙门“吱”地开了一点。我赶紧甜甜地叫:“阿水奶奶!”阿水奶奶见是我,就伸过右手摸一摸我的头:“哟,是根生的孙子阿四(我的乳名),做啥?”我说:“阿水奶奶,我要闻木樨花的香味!”阿水奶奶微笑着说:“噢,阿四是个乖小孩,我让你进来。”看我仰着小身子闻着不走,阿水奶奶说:“阿四乖小孩,回家去吧,你阿婆找不到你要急的。”说完,就用大剪刀剪一枝栖满了米粒似的木樨花的带叶的枝条,递给

我。我开心得不得了,连声说:“谢谢阿水奶奶!”我一边走在回家的路上,一边闻着木樨花的幽香,想什么时候我们家也有一棵木樨花树那该有多好啊,哪怕比阿水奶奶家的小得多!

现在,我们村上原来低矮的瓦房早不见踪影了,户数也比以前翻了一番,都按镇里的统一占地面积规定,建起了两层半的漂亮的小洋楼,四周都是大理石贴面,宽敞的园子里栽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,其中主角是一棵两棵木樨花树。每年中秋节前后,家家户户的木樨花渐次开放了,香味浓郁、甜润,在村子里弥漫不散,引来了白色的、花色的蝴蝶飞舞,引来了金黄的蜜蜂嗡嗡采蜜,引来了各种各样的小鸟在枝桠间啾啾鸣唱。吃了午饭,我去村子里走走,村人见我从小市里来,都要邀我到他们堂屋里坐坐、喝杯茶。有的知道我喜欢吃木樨花红烧肉,就在木樨花树下铺展一张干净的塑料纸,抓住了树杆就摇。顿时,塑料纸上“窸窣窣”地掉了一层金黄的或银白的木樨花,塑料纸四角一提,一大捧木樨花装入拎袋,让我带回市里。啊,我知道,我带回的是木樨花,更是带回的浓浓的乡情呢!我起身告辞,说还要去其他人家看看哩。主人就一迭声说:“阿四,多到乡下来走走啊!”我笑着说:“一定的,一定的!”

悠悠地走在村子宽阔干净的水泥道路上,我的身心全淫浸在木樨花的幽香、甜润里啦!阿水奶奶早离开人世了,当时她家的那棵木樨花的香味在我的印象里已若有若无,惟有现在家家优雅、漂亮的小洋楼园子里的木樨花散发出的香味还是那么的浓郁而热烈!

